

井上祐美子作品

伍王

战国记II

③埋伏篇④黄尘篇

一个力争上游、心狠手辣的野心家，掀起五个大国的纠葛，一段兵荒马乱、纷争不休的历史，一个残酷血腥的世界，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话即将登场。

井上祐美子

译◎花栗鼠



一个力争上游、心狠手辣的野心家，掀起五个大国的纠葛，一段兵荒马乱、
纷争不休的历史，一个残酷血腥的世界，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话即将登场。

井上祐美子

译◎花栗鼠

2A-975/17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黄志腾

五王战国志 ②

作者:井上祐美子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经 销:青海省新华书店

印 刷:青海省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20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223-00984-5/1·272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主要登场人物

耿叔夜

因刺杀“卫”王耿无影的计划失败而遭到通缉，幸被赫罗旋所救。之后加入“奎”阵营，以谋士的身份继续对抗“卫”和“征”。义京乱后，和赫罗旋分道扬镳，跟随段大牙流落到“容”。

段大牙

“奎”国的嗣子，个性豁达爽朗的武人。习为了护卫“魁”王朝，举兵对抗“征”、“卫”。后来，冰子怀于义京发动叛变，杀死“魁”王，段大牙功败垂成，他的父亲段之弦和兄长段士羽也在这场混乱中丧命。段大牙逃亡到“容”国，在当地伺机行事，等待复兴“奎”国。

冀啸柏

“奎”国的老将，个性刚毅耿直。义京之乱后，跟随大牙亡命到“容”，却对耿叔夜心怀警戒。

夏子明

“容”的国主。他收留同为夏族后裔的段大牙，企图利用他来号召夏氏诸国，坐上盟主的位置。

赫罗旋

西方戎族出身的江湖侠士。前“魁”的戎华将军·赫延射之子。为人豪放磊落，胆识过人。他带领部众加入“奎”军，但义京之乱后，辗转定居于“琅”国。

壮弃才

赫罗旋底下的参谋。能力过人，生性沉默寡言。

莫穷奇

人称五叟先生。通邪术、学识丰，带有傲气，常与赫罗旋一起行动。

蔺瑶珠

“琅”公孟琥之妹。在刚出生不久，便许配给“魁”的皇太孙，但太孙早逝，瑶珠转而服侍“魁”王。义京乱后，回“琅”国定居。

蔺孟琥

西方边疆的“琅”国国主。生性聪明，可惜身体羸弱，性命朝不保夕。

蔺如白

蔺孟琥的伯父，因“琅”国的继承权问题与蔺仲儿交恶。对赫罗旋十分倚赖，并雇他前去保护“琅”公。

蔺仲儿

蔺如白的异母兄弟，觊觎“琅”公的位置。

耿无影

耿叔夜的堂兄。为篡夺公位，不惜弑君。虽然性情冷酷，但积极经营“卫”国，使“卫”国成为继“征”之后的中原第二大国。义京之乱后，自立为王。

芊莲（莲姬）

耿无影和耿叔夜的青梅竹马，也是“卫”国第一美女。虽被耿无影纳为后宫，但始终不肯打开心扉。

百来

“卫”国老将，服膺于耿无影的才能，并深获无影的器重。

尤晓华

“魁”都义京的富商，尤氏家族的当家。与大国之间有密切的生意往来，暗中资助赫罗旋等人。义京之乱后，便将根据地移往

“卫”国。

野狗

赫罗旋手下之一，平日以夜盗为业。义京之乱后，投奔尤晓华，并充当耿无影的密使。

鱼支吾

东方大国“征”的国主。中年、外貌潇洒，但政治手腕毒辣，怀抱称霸中原的野心，“魁”灭亡的幕后主谋。义京之乱后，将“魁”与“奎”据为己有，自立为王。

漆离伯要

深谙礼学的“征”国谋士。才气过人，深得鱼支吾的器重。

序 章

“魁”灭亡之后，率先僭越称王的是“征”国的鱼支吾，不久，“卫”的耿无影也自称为王。事实上，他们的版图还是和过去一样，两者都未完全掌握征服中原的实力。

中原诸国之中，实力最雄厚的就属面临东海的“征”国。不仅国土的幅员辽阔，对周遭小国的政治也深具影响力。谣传他之所以僭越为王，与他是夏氏的皇室私生子的背景有关。尽管如此，他的势力尚不足以干涉他国国主的动向，例如无力阻止“卫”国耿无影称王，就是最好的证明。

“卫”的耿无影原是位读书人，但是他力争上游，不惜杀亲灭族，终于爬到国公的位置。尽管刚开始，耿无影并无意称王，但是为了对抗鱼支吾的“征”国，决定改制称王，称霸中原的野心也从此在他心中燃起火苗。在耿无影的经营下，“卫”并吞了农业富庶的中原南方，更从荻蕃那里获得丰富的物产支援，使“卫”在短时间之内，窜升为中原第二大强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一中原的构想可以说主要就是“卫”和“征”的国主一手促成的。

至于北方诸国方面，“魁”皇室的分支所成立的国家，也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势力圈。他们无疑是“魁”王夏氏的一族，理所当然地以“魁”的继任者自居。只不过，在国力不如人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无法取得共识，以致于时常遭到“征”的压迫。

这群以“容”伯为首的皇室后裔没有使用王号，一方面顾及

宗家的立场，一方面也是因为族内明争暗斗的结果。

东方的“征”、南方的“卫”、以及北方夏氏诸国，这就是“魁”灭亡之后，中原的主要势力版图。义京之乱后，中原地区有三年时间没有再兴起大规模的战事。除了这三大势力尚未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并吞其它国家的原因之外，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抱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态，希望借由这种恐怖平衡的关系，让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仅管如此，谁都看得出来，这样的均衡局势迟早有崩溃的一天。

而且——

除了中原这三支主流的势力之外，西方的“琅”国也逐渐抬头。这个在中原人士眼中的蕞尔小国，政治和国情各方面尚未稳定成熟，与中原霸权几乎攀不上边，但是随着“琅”的内政趋稳，国力遽增，如今俨然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如此，“琅”的时代的确尚未成形。

随着“魁”王室在短时间内瓦解，五王之中的“征”和“卫”的时代已经随着早春的造访，迅速地蔓延开来。

目 录

主要登场人物	(1)
地 图	(4)
序 章	(5)

③ 埋伏篇

第一章 野 火	(3)
第二章 西方之风	(43)
第三章 交 错	(96)
第四章 星 霜	(148)

④ 黄尘篇

第一章 胎 动	(199)
第二章 交 错	(245)
第三章 再次重逢	(285)
第四章 天 意	(329)
后 记	(373)

五王 战国志

3 埋伏篇

第一章 野 火

(一)

就在河的对岸，大队人马在杂沓的声响和水烟中继续前进着。四周除了灰黄色的沙土和零星几处尚未完全溶解的白雪之外，其它地方尽是一片宁静，没有丝毫的风吹草动，眼界所及全是漫无边际的寂凉景色。

这条河往下游的方向绵延伸展，然后注入“坤”地最大的河川瑶河。“坤”这片大地就是靠着瑶河和它的支流不断地泛滥冲积所形成的大片肥沃土地。尽管每次起风时，细细的尘沙便会漫天飞扬，但不可否认的，这肥沃的土壤也带来丰富的收获。可惜的是这一带因为河道蜿蜒曲折，以地形来说并不适合人们居住。但是沿着河岸的道路发达，可以直通北方小国“容”的国都，算是交通上的重要枢纽。

远远望去，那一行人就像蚂蚁的队伍一般，正以全速朝着“容”的方向前进。从扬起的灰濛濛黄色沙尘，就可以估算出车队行进的速度、队伍的规模、以及他们行进的方向。

——就在河岸的这边，一名男子站在像是叠盘子似的小坡上观察土烟的高度，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并不担心被对方发现自己的踪迹。他匍匐着身体，爬到土石松动的坡崖前端，摒住气息很专注地盯着对岸车队的行进动态。

这名男子长得一脸贫相，从他的脸型和窄小的肩幅来看，身高应该在一般人以下才对。虽然无法从外貌判断出他的岁数，但是此人头顶平坦，下颚突出，脸部的轮廓棱角分明，长相甚是奇特。尤其是那双露骨的眼睛锐利有神，又带有狐狸般狡猾的阴影，让人一眼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百五十、六十？不、应该有三百人得多……”

男子嘴里嘟哝着，然后撑起上半身。

“以‘奎’伯的身份来说，似乎规模小了点。但是以一个亡命之徒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数也算不少了。没想到事过三年，这个段大牙居然还活得好好的。”

他的话中带着嘲讽，不过……

“这家伙还真是有办法呢。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他应该吃了不少苦头吧。”

男子的语气突然转为淡淡的无奈，脸上也露出一抹同情的苦笑。

“好吧，我也该出发了。”

他小心翼翼地往后抽身，转身离去之前还不忘朝着队伍再看一眼。只不过，对岸那道飞扬的尘土已经隐没在一座小山丘的背后。

“如果是罗旋老大，不知道这个时候会怎么说呢。是要起风了？还是，时代开始转动了？”

话才说完，他又觉得两者都不是。以赫罗旋给人的印象，应该会更豪迈、而且带有强烈的火爆、血腥和挑战性的气息。

他带着自嘲的笑意，哼了哼鼻息。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一个翻身，周围的气流随即像是被吸引般地卷起了一阵小漩涡。等风平息之后，地面又恢复了原先的荒凉，除了水流之外，看不到任何的风吹草动。

“容”国在中原诸国中位置稍微偏北，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春天造访的脚步也比其它国家来得晚。在姑洗（三月）的上旬，南方的“卫”国早已经过了花期，准备迎接新绿的季节，但是在

“容”国却还可以看到等待绽放的寒梅的蓓蕾。

虽然气候已经不再那么寒冷蚀骨，但是从树梢穿越而来的风依然冰凉，而且还夹带着灰黄色的沙尘。

“——叔夜。”

一名站在梅树下，正抬头仰望枝头的年轻人听到这声叫唤，很自然地回过头。其实，他不用看也知道是声音是出自何人，但他还是转过身，恭敬地单膝跪地，迎接跑向他的那个人影。

年轻人的身材虽然算不上高，但是因为体型削瘦，因此感觉上比中等身材来得高挑。以男人来说，他的身形确实稍嫌细瘦，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印象。他身上穿着一袭黑色的书生长袍，和他的气质十分相衬。至于容貌方面还算工整，不过并不是那种让人会留下强烈印象的类型——至少，观察力不够敏锐的人是绝对看不出隐藏在他内心的那股锐气。

在桑田之中，一名年约六、七岁的女童朝着梅树这边跑了过来。

“叔夜，听说我叔父已经回来了，我们去迎接他吧。”

她操着不甚熟练的口吻，佯装大人说话的模样。不过瞧她扑向叔夜，用手环抱住他脖子的亲昵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她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

耿叔夜抱起小女孩，但是很快的又轻轻将她放下。

“我知道，你先等一下吧，我去拿拐杖来。”

他对着身高只及他腰间的小女孩这么说。不过，

“不要！人家现在就要去！我们骑超光去吧！”

“小姐，你不能骑马。”

“难道，你不骑马的吗？”

“我向来都是一个人骑马，但是，那是因为我不能跑，也不能坐车，所以……”

“可是，人家想骑马嘛！”

年轻人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拗不过，只好让步。

“好吧。你可以挑其它的马，不过就是不能骑超光。”

“偏不！我就是要骑超光！其它的马没它帅气，而且也跑得慢多了。”

小女孩眼角的轮线优美，看得出来将来长大之后必定是个典雅的大美人，只不过因为从小被过度溺爱，脾气倔强得令人招架不住。看到她摇着浓密的黑发，以坚定的口吻表示拒绝，耿叔夜实在没辙，只能露出为难的苦笑。

“好吧，就让你骑超光吧。不过冬儿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没有拐杖是哪里都去不了的。”

“既然如此，那我一个人去好了。”

“这怎么行！”

这次耿叔夜的态度明显坚决多了，说什么也不肯再让步。

“你是‘奎’国的公主，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单独到外面去呢？要我说几次你才会明白。”

“可是人家好想去迎接叔父，而且马上就想去嘛！”

“小姐，你先等我拿了拐杖再……”

“不要、不要！”

小女孩的脾气就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善变，前一刻还是惹人怜爱的模样，可是一下子就开始翻脸哭闹。

“好吧好吧，冬儿小姐！那，我们就在这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树枝什么的……”

被冬儿这么一闹，无计可施的耿叔夜也只好在周围的草丛随便找个替代品。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另一个声音从尚未长出新芽的枯树枝中间传了过来。

“——叔父！”“大牙殿下！”

一名身材高挑的青年，缓步地走向他们。他的发型并没有梳成兜，而是戴着小冠的普通装扮。厚实的胴体上穿着用小铁片串成的胴甲、长度一直到膝盖。由于吃重的关系，每一个动作都会牵动铁

片发出喀啦喀啦的声响。青年朝耿叔夜迎面走来，顺势将手上的东西扔了过来，那是一支等身高的长木棍。

耿叔夜敏捷地用左手接住了棍子。看到他矫健的身手，段大牙扬起嘴角，发出领会的笑。

“我刚才去你住的柴房看过了，可是没人。你在这里做什么？叔夜。”

“赏花啊。”

“你知道我要回来吗？”

“嗯，我猜你大概也快回来了。”

耿叔夜语气轻松地回答。

“不管怎么说，您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出任务的这段日子，想必您吃了不少苦吧。”

“哪里，算不上什么吃苦啦，只不过是整个冬天，一直隔着河和对岸的‘征’军对峙而已。”

“你别骗我了，军旅的日子怎么可能不辛苦呢，大牙殿下。”

看到耿叔夜表现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段大牙也懒得理他，而是转过身用单手抱起跑向他的侄女。他将苓儿放在手腕上轻轻地晃动，然后用另一手对耿叔夜挥了挥，丢下一句“干嘛行什么礼，又不是外人”。

“我当然是外人。就因为我是外人，所以这次的出征才没能跟您一起去。再说，我又不像冀嘯柏将军那样，从祖先那一辈起就已经在‘奎’国当官。所以，我实在算不上是您的臣下，大牙殿下。”

耿叔夜拄着手上的木棍，假装不在意地说。尽管话中带刺，不过倒是一脸爽朗的笑容，段大牙也不以为意地回了一个善意的眼神。

“要是这丫头再大个十岁，我一定把她许配给你，叔夜。苓儿毕竟是‘奎’国的遗孤，只要让你们俩成亲，我们就是亲戚了。这么一来，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在背后说闲话啦。”

段大牙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抖着依在他臂弯里，直嚷着要礼物

的侄女。只不过这样的暗示换来的却是耿叔夜冷淡的回应。

“那苓儿小姐岂不是太可怜了，她还是七岁的小女孩呢。再说，你真的忍心把苓儿小姐当作政治策略的筹码吗？”

耿叔夜拄着手仗，缓步走到段大牙的身旁。观察力较敏锐的人应该早就看出，耿叔夜走路的时候身体总是微微偏左，再进一步观察的话不难发现，他的左脚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段大牙若有所思地眯起了眼睛，但是很快又将视线拉回到小女孩天真无邪的脸上。

“就因为我不忍心，所以才急着想要把她许配给我欣赏的人呀。仔细想想，我们留在‘容’国，简直就跟被豢养的狗一样，动不动就将我们这些人调到前线作战。依我看，迟早连我们身上最后一滴水都会被榨干的。与其这样，倒不如……”

“大牙殿下！”

不等段大牙把话说完，耿叔夜便出声制止了他，并且假装若无其事地扫视周围的动静。

“你不需要那么担心，我这个人还懂得视情况和时间说话。我事先已经观察过周遭的环境，‘容’伯派来的卧底是听不到我们说什么的。”

其实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眼前的大片桑田，都算是段大牙府邸的范围之内。虽然从外面看起来并没有布署严密的戒备，不过他们很清楚夏子明在他们身边安排了好几名眼线，随时都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桑树的树干还不够粗，再者，现在也还不到枝繁叶茂的季节，根本没有可供躲藏的掩蔽，要是有人靠近很快就会被发现。

尽管如此，耿叔夜还是不放松警戒。

“不管怎么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之所以可以安稳地度过这三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們时时提防的缘故啊。”

“说得也是，三年……都过了三年啦。”

段大牙低吟着。为了不让腕中的小女孩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还